

书生意气

陈平原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陈平原

书生意气

倪墨炎 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阮智富

装帧设计 陶雪华

书生意气

陈平原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88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32—0223—9/I·41

定价:12.00 元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庸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

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小 引

大概从1984年夏秋之交负笈北上起,我就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学术思路。此前的文章多人生感慨和即兴议论,文采飞扬,但难得平正通达之论。此后试图把人生感慨和学术研究区别开来,分途发展,既写严谨的专著,也写洒脱的小品。开始只从文体考虑,认定述学、议政与抒写人生,各有各的笔墨要求,合则两伤,分则两利。对学界逞才使气或借学术发牢骚的时尚甚不以为然,追求一种平淡而不枯瘦的述学文体。至于人生感慨,则用另一种相对清新空灵的笔调处理,出而为“学术(文化)小品”。

很快地我就明白,这不只是一种文体的分途,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分途。专著要求“严谨”,小品希冀“洒脱”;前者纯是经师治学,后者则近乎名士清谈。在我看来,两者都可爱,两者又都留下不小的遗憾。只当“经师”,生活未免过于刻板枯燥,无法平息内心的骚动与感情的波涛;可冒充“名士”,则大有欺世之嫌,于心不忍。古代学者于治学之余,吟咏诗词以陶冶性情,不若今日“教授”之乏味。既要适应日趋专业化的学术潮流,又想保持一种属于自己的感情体验,于是我选择了两副不同的笔墨。

当然,述学与清谈完全是两回事,思考的角度和运作的程序

完全不一样。别人或许能双手同时挥毫,我则只能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平时只是偶尔写点短文;完成一部专著后,需要休整一阵,我才比较集中地写一批小文章。并非着意追求产量而充分利用“剩余时间和劳力”,主要目的是借此调节心境和文气。不愿过早变成书斋里的“老学究”(并无褒贬含义),希望活得更为丰富多彩,于是有了若干略带自娱意味的闲文。

自觉近年求学略有长进,不免更多流连书斋;更因借鉴学术史经验,力主政学分途,不愿“借经术文饰其政论”。可这么一来,有些人生感慨和社会思考,郁积于心,无法处置。借小品文字略为宣泄,有利于个人的“心理健康”。更重要的是,希望借此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并非完全“躲进小楼成一统”,还想留一扇窗口,品味人生,且用适当的方式介入社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或许不存在这问题;而像我这样的文史学者,既要有现实思考与时代气息,又不能强古人所难,随意宰割历史。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前,我希望在专著中面对古人(历史),而在小品中面对今人(现实)。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我有我欣赏文章的特殊口味。不喜欢红男绿女风花雪月的“美文”,也不喜欢剑拔弩张黑白对峙的“杂文”,而喜欢有历史感有文化味,不太甜腻也不太油滑的“随感”。反正也不想削尖脑袋挤进据说是神圣的“文学殿堂”,也就不必考虑是否符合“散文”的定义。先前有朋友将我的此类文章作为“学术小品”出版,我认了;后来又有朋友将其作为“人生小品”出版,我也认了;现在又有朋友希望将其作为“文化小品”出版,我同样没有异议。若做演讲,我也会滔滔不绝地大谈“散文”、“小品”的文类特征;轮到自家写作,我只认准此等文章“散淡而有文化意蕴”、“篇幅短小且注重个人品味”。至于别人将其命名为“阿猫”还是“阿狗”,我都无所谓——只要承认这是一些有意思且可

读的“文章”就行了。

照我的年纪，本不该有太多悼亡之作。无奈年来遭逢突变，父亲与几位恩师相继谢世，猛然间记起自己“慎终追远”的责任。落笔为文，战战兢兢，生怕唐突已经永远沉默的先人。就像当年落日余晖中，面对着高昌古城而产生的那种苍凉之感与敬畏之心！其中《王瑶先生的烟斗和酒杯》一文，可以说是我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素不相识的编辑共同完成的。当年（1990年2月）发表此文很不容易，编辑为此颇费苦心，作了若干无伤大雅的剪裁；而国外的朋友正是借此文知道我的境况，日本的学者甚至将其译为日文发表——一大半为了先生，一小半为了学生我。如今收录此半篇文章，也算是纪念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每当完成一部专著，我都喜欢在书前书后写上几句话，除交代写作背景外，更往往表达人生感慨与学术追求。也就是说，此等书籍的“鞋帽”，其实也是小品文字。有几篇已收在《大书小书》中，余下的一并收录于此，或许可从一个侧面体现现代读书人的胸襟与心路历程。不过最后一篇是为我的妻子的小书作的序，只因述及“旧年人物”，颇多同好，故一并收录。

“道听途说”一辑，乃近年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或纪要。此类文字，本“卑之无甚高论”；可正因未曾充分展开论述，更见学术思路与眼光，还有论者之志趣与性情。但愿读者能“识大体”，不至于过份指责论者之“空疏”与“狂妄”。

最后一辑根据私人信件整理而成。“飞鸿”所以斗胆“踏雪泥”，其缘起及体例俱见该辑“小引”。其中之“或言古迹形胜，或述风土人情，更有记录琐事、直抒胸臆者”，不敢说“妙笔生花”，但求真实地展露学者生涯中“不太严谨”的一面。

至于书名题为“书生意气”，似乎不合时代潮流，难免“不知

今夕是何年”之讥。可我以为，正因“运交华盖”，更应自我尊贵；失落了“意气”，书生可就真的“百无一用”了。

1992年11月11日于京西蔚秀园

目 录

小引·····	1
---------	---

第一辑 往事如烟

父亲的书房·····	3
父亲的诗文·····	7
永远的高考作文·····	10
我与北大图书馆·····	14
徜徉乎书库之间·····	18
王瑶先生的烟斗和酒杯·····	22
从古典到现代	
——关于王瑶先生的学术品格·····	25
灯下窗前常自足	
——怀念唐弢先生·····	33
此声真合静中听	
——怀念陈则光先生·····	36
花开花落浑闲事	
——怀念黄海章先生·····	42
小城果然故事多·····	50

第二辑 前辈风流

有思想的学问家

——章太炎其人其文 57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

——关于章太炎的学术品格 64

宗教意味与童话氛围

——许地山其人其文 73

附录：《许地山著作编目》补遗 80

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 83

第三辑 书前书后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自序 95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 99

《书里书外》后记 102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卷后语 104

《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记 107

《大书小书》后记 109

《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后记 111

《陈平原学术自选集》序 113

《学者的人间情怀》自序 118

《阅读日本》后记 122

不是后记 127

漫说“漫说文化” 130

《旧年人物》小引 134

《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序 136

《学术史与规范化》序 140

第四辑 道听途说

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	147
走向苦涩的成熟·····	150
学术史研究随想·····	152
学者的人间情怀·····	157
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特殊途径·····	165
走出“现代文学”·····	169
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面临的困境·····	172
研究视点与理论设计·····	176
文学意趣与史学品格·····	180
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谋划策·····	183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185
“民族主义”及其他·····	188
中国小说中的人神之恋·····	200
探究“文学史”的形成·····	204

第五辑 南游书简

《南游书简》小引·····	211
火车·驴车·胭脂河·····	212
铁塔·矾楼·相国寺·····	215
会馆·城墙·小野花·····	218
文学史·小吃·乡下人·····	221
少林寺·中岳庙·嵩阳书院·····	223
雨中龙门·自助餐·白马寺·····	226
商战·黄河·《吉本自传》·····	230
厚被子·水风井·岳麓书院·····	233

4 书友文丛·目 录

养猪专业户·共同研究·森林节·····	237
天子山·罚款·茶壶·····	240
猛洞河·落水·黄村·····	243
一线天·求签·黄龙洞·····	247
浓雾·“无产者”·尾挂车厢·····	249
后记·····	253

第 一 辑

往 事 如 烟

父亲的书房

人们常说，看一个人的书房，就能大体知道其经历、趣味与修养。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看一个人父亲的书房，同样可以大体预测孩子将来的趣味与修养；只是个人经历受外在环境影响太大，远不是书房的氛围所能笼罩。可这一切有待几十年后事实的印证，无法马上“拿证据来”。所以，旁人一般不会对“父亲的书房”之类过于遥远的话题感兴趣。只有当事人自己，才会明白那可能早就消逝了的书房的深刻影响。我也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整理其藏书，翻着儿时喜欢的各种读物，才猛然意识到这一点的。

父亲其实并没有独立的书房，只不过在父亲居住房间里，沿墙根排开一溜大小不一的书架和书橱，摆着同样大小不一的图书。至于藏书总量有多少，从来没做过统计；只知道常有学生来借阅学校图书馆里没有收藏的书。除非关系相当密切，父亲一般不肯出借藏书。因为常有人勤于借书而懒于还书，书一出门便“泥牛入海无消息”。小时候常见父亲用各种“谎言”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借书者，心里直觉得好笑。直到自己也开始藏书，才明白这小小的狡黠里蕴含着读书人对书籍的那种特殊的感情。

父亲很珍惜他的藏书，大部分书籍都用画报纸包上封皮，再端端正正地写上书名；倘若非出借不可，一定叮嘱借阅者封面别弄脏，书页不可折角。就连我们兄弟取书，也得事先征求他的同

意,并接受他不厌其烦的叮嘱。尽管现在看来,父亲的藏书其实不算丰富;可当年我从不奢望自己将来也有这么多藏书。因此,每当面对这几大架藏书时,总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书是父亲一本本请进来的,几乎每本都有它特殊的命运,父亲喜欢在扉页上记上一笔,几十年后还能娓娓道来。几年前回家度假,随意捡起一本书翻阅。父亲忽然兴奋起来,指着那本书说“就是它”。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上广州开会,把身上带的钱全都买了书,以至归途上一天没吃饭,下了长途汽车,又背着一大包书步行近10里路,回到家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聚书不易,散书却不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家各户都在处理可能惹麻烦的书籍。一般性的图书撕下封面当废纸卖;有“问题”的图书则半夜拉好窗帘在屋里烧。那些天,谁家都是大清早端出两脸盆纸灰,谁也别笑谁。我们家藏书多,加上父亲老下不了手,烧书速度不免慢了些,急得母亲直顿脚。果然,红卫兵宣布封存各家藏书,以备日后审查,再也不准“烧毁罪证”了。

昏黄的灯光下,瞪着那几大架贴着封条的藏书,父亲一下子愁白了头。实在说不清里面有多少“毒草”,要是书报中再来几个国民党徽或蒋介石像,那可就更吃不了兜着走。那年头人胆子小,从来不敢有揭开封条清理藏书的念头。有一天,三弟玩耍不小心碰坏了封条,全家都吓呆了。好不容易求得红卫兵的谅解,重新贴好封条,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做饭去”——那已经是夜里11点钟。

真没想到,这一封存还真有好处。别的学校的红卫兵来“破四旧”,也都不敢动它。居然就靠这几张封条,顶过了那最疯狂的抄家热潮。尽管后来为了寻找“罪证”,红卫兵取走了一些书籍和文稿,可我们家的大部分藏书还是保存下来了。而这批藏书,是我八年知青生活里主要的精神食粮。真不敢想象,没有这批藏